



工
农
通
俗
文
库

太阳刚刚出山

馬 烽 著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

715.12
352
377342
5册

工农通俗文库

太阳刚刚出山

著者 馬 烽

插图作者 宋正謀

*

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

(上海永嘉路25弄8号)

上海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094号

上海市印刷五厂印刷

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經售

*

开本 787×1092毫米 1/32 印张 1 字数 13,000

1961年10月第1版 1961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—10,000

统一书号: T10078·1801

定 价: (六) 0.09 元



县委第一书记，是我家老二。过去他是我的老上司。他当区委书记的时候，我是初级社主任；他当县委书记的时候，我是高级社主任；现在，他是县委第一书记，我是公社副主任。他不只是我的上级，还是

我的入党介绍人。

我们两个的关系从来很好，我帮助过他，他也帮助过我，不过工作让他并不给我一点方便，有时候还特别和我过不去！

一九五七年冬天，农业生产大跃进，各地都在大搞水利化。我们组织了一支打井突击队，日夜苦战了两个多月，就打成九眼井。每眼井打得都

很顺利，水旺极了，社员们情绪很高，我也喜得了不得。可是就在这时候发生了个问题：我们社预订的十五部锅驼机，只到了四部，其余的怎么也弄不来了。眼看着春耕就要开始，好几眼井闲在那里不能浇地，真是急人！为这事，我们社的支部书记郭正民，连着去城里交涉了两趟，结果都是空手回来了。后来我就决定亲自出马去碰碰。我想我是十多年的村干部了，县上各机关都有熟人，再说老二又是县委书记，他能不给帮点忙？谁知我也是空着手回来了。县上仓库里明明存着三部锅驼机，就是不给，说是给东照村准备下的。东照村离我们村只有七里地，他们村的情况我知道，他们一连打了五眼井都瞎了，马上还用不着这东西，而我们却急等着用；再说我们订货也比他们订的早，不给我们对吗？他不给，我有办法：到县委会去找我老二，他是分工管农业的书记，只要他说句话，就没问题了。谁知我老二前天就下了乡，办公室的人告诉我，昨天晚上我老二在常家庄乡来过一次电

* 旺：读忘 wàng

* 锅驼机：一种用来抽水的机器。

话，后半夜又来电话时是从葫芦沟水库打来的，现在说不清又到什么地方了。看样子一时找不到他，我只好空着两手回来。

回来的时候，已经是半下午了，走到村边上，迎头碰上了支书郭正民，一见面他就急着问我说：“怎么样？闹到了没有？”我说：“没有，不过有一小点希望。”接着我就把在城里的经过告诉了他。郭正民两手一拍说：“这可巧了，刚才听邮递员说，你老二和乡党委书记老李正在东照村检查工作哩！”我说：“好，我现在就去找他。”郭正民说：“你还是先歇歇吧，今天已经走了一百多里地。他今晚上能不回来探探家？”我说：“那可说不定。”我知道我老二的脾气。工作一忙起来，什么都不顾了。半个月以前，下乡路过村口上，都没回家来看看。万一今天要不回来，那不把大事误了。所以我还是决定亲自去找他一趟。当时我连村也没进，拔腿就上了东照村。

东照村离我们柳庄只有七里地，我一路小跑，生怕去迟了赶个马后炮。走到离村还有一里

* 葫芦：读 húlu

* 递：读 dì

来光景，只见前边井架下围了一伙人，旁边停着好几辆自行车，远远就看见我老二也在里边，走过去一看，果然是他。另外还有乡党委书记老李、通讯员小贺，以及东照村的社干部们。东照村副主任老田满脸愁容。我一问，才知道是这眼井又失败了。当时我心里很复杂，又替他们着急，又有点同情，还有点高兴。我倒不是幸灾乐祸，而是觉得那三部锅驼机更有可能拨给我们了。

我老二见我来了，第一句话就问：“听说咱们村已经打下九眼井了，怎么样？水旺不旺？”我说：“旺极了，你们不去看看吗？”老李说：“我们也正打算要去你村啦！”我听了很高兴，心里说：“让他们亲眼看看那些井，再谈锅驼机的事，就更好办了。”这时我老二问老田说：“你们打算怎么办？”老田说：“我们打算把井架子移到村南去，在那里试一试。反正找不到地下水决不收兵。”我老二说：“好，有这么股干劲就好。”他又和老田谈了谈其他工作。我们就一块相随着往我们村走。

我坐在小贺的自行车上。路上他低声告诉我：“老大，今天不要让高同志去看病了，让他休息吧，他昨天一夜都没合眼。”我老二就跟在我们车后边。经小贺这么一说，我才发现他比前些时瘦了，两只眼窝也陷下去了。我当时就决定，今天不和他谈工作了。

进了我们村，走到农业社门口，只见我老二媳妇冬梅，领着一伙妇女正往大车上装粪。那些妇女们，见我老二回来了，都向冬梅开玩笑，她们乱哄哄地说：“冬梅，看谁来了。”“冬梅，快回去吧！”有两个姑娘，把冬梅手里的铁锹也夺了。冬梅已经是三十多岁的人，孩子都已经七岁了，可老象新媳妇似的，平素也不爱多说多道，总是蒙着头干活，本来就爱脸红，经人们这样一说笑，脸一下子变成了块大红布。正在这时，可巧我侄女小梅下学了，一见我老二，就扑过来撅着小嘴说：“爸爸，你怎么老不回来？”我老二笑着说：“你看，爸爸这不是回来了。”小梅

* 陷：读 xiàn * 哄：读 hōng * 锹：读 qiāo

* 撅：读 juē



歪着头问道：“还走不走了？”我老二说：“今天不走了。”听了这句话，那些妇女们又和冬梅开玩笑了。闹得冬梅走也不是，在也不是。我当时说：“冬梅，你快回家

做晚饭去吧，你看，还有别的客人哩。”我老二对她说：“把我的自行车带回去吧！”小梅说：“爸爸你要干什么去？”我老二说：“爸爸要去看井，看新打的井。”我说：“算了，明天再去看吧。”老李也劝他去休息。我老二说：“你们不去？那我一个人去。”他把自行车递给冬梅就要走。我说：

“蛤蟆* 跳儿跳还要歇一歇哩！先到社里去喝点水再去，井也飞不了啊！”我老二同意了。我们便一块到了社里。我给老李和小贺安排好住处，喝完水，我老二催着要走，我只好引他们一块去看井。

我们新打的井都在村北面，一出村就能看到高高的三副井架子，每副架子上都插着一面红旗。先前运来的那四部锅驼机，早已安到井上了，冒着一股股黑烟，发出“突突突”的响声。地里到处是人。打井的，修渠* 道的，浇地的……人们看见我老二和老李来，干得更欢了。老李说：“嗨！你们这里真象个跃进的派头。”我老二显得也很高兴，不断和人们打招呼问好。自己的家乡嘛，感情总是不一样着哩！

我先引他们到了九号井上，这眼井是前天才打成的，十马力锅驼机带着六寸水管，已抽了两天两夜了，水越抽越旺，越抽越涨，白花花的流水，从出水口上冒起有尺把高。我老二一时爬到井上去看看，一时又向锅驼机手问出水的情

* 蛤蟆：读 há má

* 渠：读 qú



形。这时郭正民跑过来，悄悄*问我：“怎么样？老高答应了没有？”我说：“我还没和他提这

* 悄：读敲 qiāo

事哩！”我知道我老二的脾气，办事干脆，说一不二。不管别人求他办什么事，他要一口答应下，就决不会变卦；要是他不答应的事，你就是说破嘴，也是白费。那三部锅驼机的事我一直没提，怕的是他万一不给，那就很难劝说得他再改变主意。我当时采取的办法是：先摆事实，让他看看没有锅驼机行不行？我引他把打成的几眼井都看了。特别领他看了看没有安机器的五眼井，我详细告诉了每眼井的出水量。我们每打成一眼井试水的时候，都测量过，最多的一小时能出一百吨水，最少的也出四十吨。十五眼井都打成，平均按五十吨算，一天一夜就能浇一百多亩地，全村土地一个月就能轮浇一次。

我老二看完最后一眼井，忽然问道：“你们为什么把井都集中到村北？”郭正民说：“别的地方打不出水来，前几年在村东、村南都打过，都失败了。”我说：“这个地方，地下简直象个海，随便哪里，打五六丈深就有水。”他想了半天说：“按刚才算下来，全村的地都能变成水浇地。可

* 卦：读挂 guà

是要知道村南四方吟。离这里总有五里多，修这么长渠道，水流过去就渗完了，你们考虑过这问题没有？”我说：“我们已经想下办法了：把几眼井的水合到一股渠道里往下顺，另外我们还创造了一种不渗水的渠道。”我老二急忙问道：“什么？不渗水的渠道？在哪里？”我说：“就在第九号井那里，我们试验筑了一段。”他说：“走，走，看看去。你刚才为啥不早说？”刚才我只想着让他看那些没有锅驼机的井，根本没想到渠道的事。我也不知道我老二为什么对渠道这么感兴趣。他领着头直向九号井跟前奔去。

这时太阳已经落山了，天色渐渐黑下来，地里除了打井的，都陆陆续续收工了。新筑的那段渠道，离井台不远，水正在渠道里“哗哗”地流着。这段渠道是用胶泥、沙子、石灰筑成的，为了试验这种不渗水渠道，我和三个泥匠整整干了两天两夜，把我买下准备要修房子的一车石灰都用上了。

我老二在渠道上走来走去察看了好久，又

* 吟：读枕 zhěn * 哗：读花 huā

用手在渠道里试了试硬度。他向我一连串提出了好多问题：每丈长要多少原料？多少人工？多少成本？怎样做？效果好不好？……我都一一告诉了他。并告诉他说我们正准备大搞，已经抽了五个人到青石沟去烧石灰。我老二听完高兴极了，他叫了我一声大哥。平素他和我讲话，总是叫我老大，只有在要表扬我或者是批评我的时候，才叫大哥哩！当时他说：“大哥，你们这可是办了件好事。解决渠道渗水，这是个很重要的问题。地下水好容易提上来，又从渠里渗了，这多可惜。”他回头又向老李说：“你要帮助他们把这个材料好好总结一下，要在全县推广。”他停了一下又说：“还有一个材料也要总结一下：在地下水源丰富的地区，集中打井，合流远送。这样打不出井来的地区也就能浇上水了。”他忽然又问我道：“你们打算打多少井？”我说：“十五眼。”他说：“为什么只打十五眼？”我一看时机来了，忙说：“十五眼的问题还解决不了哩，你不看，现在刚打成九眼，倒有五眼闲在那里了。”我老二说：“没有提水的动力，是吗？”接着又说：

“缺少锅驼机这是个普遍问题，农业一跃进，一切都显得赶不上了……”我怕他把话岔开，忙抢着说：“锅驼机少就更要想办法发挥机器的作用，一定要把钢用在刀口上。”我老二抬起头来，很注意地在听，我忙说下去：“县上拨给东照村的那三部，我看还是最好先给了我们，我们的井在这里闲着，他们的机器也在那里闲着。不要说他们的井没有打成，就算将来打成，二十多丈深，也没有那么长的水管呀！”我怕我的理由还不够充分，说服不了他，接着又补充道：“增加三部机器，我们一天至少能多浇五十亩地。”老李大概被我说服了。他说：“这个意见倒值得考虑一下。”我老二一句话也没说。坐在渠道上，低着头不知在想什么。当时我心里急得象火烧，只怕他说个不成。因为我也替他考虑了一下，他也有困难，他是这村人，又是我兄弟，处理不好就会落个只照顾本村的嫌疑。

天色已经全黑了，我老二坐在那里拚命地吸烟，烟头上的火光一闪一闪。我看见他皱着眉头，不知在想什么。大家谁也不说话，静了好

大一阵，我老二忽然说道：“可以，这是个好办法，把东照村的三部拨过来，再加上西照村的两部。”我吃惊地问了一句：“什么？”我老二接着说道：“我看西照村那井也没有用锅驼机的必要，抽不了三个小时，水就干了。要从整个生产来考虑！”这真是梦想不到的好事！喜得我不知该说什么好了。这时只听我老二接着又说道：“把东照村和西照村的打井架子，也全部集中到这里来，三个村联合在这里打井，不是打十五眼，而应当倒过来：打五十眼。将来这里可以成立个井水灌溉站。这样三个村全部土地就都可以变成水浇地了！”

我刚才的高兴，一下烟消云散了。心里说：“好我的老二哩！原来给我们锅驼机，是有这么个打算呀！这不是给我们机器，干脆说是要用我们的井浇东、西照村的地。这怎能行呢？”可是老李听了我的话却高兴了，他说：“老高，这可算是个好办法，我正替东、西照村发愁咧！要是这三个村全部土地都能浇上水，这能增加

* 溉：读 gài * 咧：读 lie

多少粮食啊！”停了一下，他回头又问我说：“老大，你的意见怎样？”我说：“距离太远，那两个村最远的地离这儿有十来里。渠道太长了，那怎么能行。”我老二说：“这没关系，你们不是已经有解决渠道渗水办法了？全部渠道都搞成三合土的，多开几座石灰窑*。”

老天爷，我这是自己用绳子把自己套住了，我只好说：“那样办，村里群众不会同意。”我老二说：“要对群众进行教育！社会主义大协作嘛！而且这样做对群众有利！”对我们村群众有什么利？用我们的水不要说，打井修渠还得占我们的地。翻来倒去是我们吃亏。我越想越觉得不是味，我说：“老二，干脆拉倒吧，我们不要他们的锅驼机了。”我老二说：“这可不行。大哥，不要只看到自己脚下的一点地！”他还说了好多道理，可惜我当时都没有听进去，我心里边乱极了，后悔不该要这三部锅驼机，我这是图了个什么？

他说了半天我也没同意，最后我老二大概

* 窑：读摇 yáo

冒火了，他叹了口气说：“老大，我真没想到你会这么自私！”这一句话，可把我气坏了，当时我二话没说，气得站起来就走。老李在背后叫了我好几声，我也没有理。如果我老二批评我别的，我不会光火；就是骂我一顿，我也会原谅他，说我是“自私”，我简直受不了。

别的不说，就说办农业社吧。一九五一年，我组织五户贫农办起了个小社，牲口没牲口，资金没资金，后来我就决定把我两口子的两副棺材板卖了，准备买两头毛驴。这两副棺材板，是我省吃俭用积了好几年才买下的。那次，我老伴听说我要卖棺材板买牲口，和我吵了个昏天黑地。不过，到底她还是沒有扭过我。这能说我是自私吗？这一年的生产搞的不错，第二年社就扩大了两倍，可是偏偏遭了旱灾，秋天庄稼又被雹子打了一次，粮食收的很少。当然遭灾的不只是农业社，单干户也是一样，除了少数底子厚的人家，家家都是吞糠咽菜。临过年，我二弟媳冬梅从城里给我寄回五块钱来，这五块钱也是她平常俭省下来的，意思是要我们老两口好好过个